



耕食书院一景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yhy83@163.com

## 株洲风物

### 湘山杂记

谭伟平

湘山之于炎陵,是名山,既因其秀美风景,亦因其悠长的历史,更因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从位置看,湘山地处城西,县志有载“在县西一里”。此处的县西一里,当是以古城为界而言,因为古城有城墙和城门,炎陵古城西门为安济门,一里应该是指从西门到湘山的距离。

如今,县城早已扩大,湘山已然在城中了。从高度说,湘山之于炎陵县城当属高山了,县志称赞曰“登临俯瞰城中,了如指掌”。虽然其海拔最高亦不过300余米,但除了北边的青山山和笔架峰外,县城南面和东面附近都没有更高的山,故此湘山则显得高耸且突兀。从形态言,湘山恰似一条倒卧的巨龙,山顶的三座山峰自西向东延绵相连,龙头在西,面向河汉水和草坪河之交汇处,扼守自西入城之要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自古就有“天然城垣,西廓钥匙”之称。1928年4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场战斗,就是选择在这里设伏阻击,成功打掉了敌军两个团,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以少胜多的战例。龙背在东,是湘山最高处,似巨龙高高隆起的脊背,给人以雄伟壮阔之气势。

从景色观,湘山俊秀雄奇,自古以来不乏美誉,古县志把“湘山秀色”列为古鄱县八景之一,赞其“孤峰拔起,二水夹流”。古文人对其更是溢美有加,早在元代,就有牛良佐的“当时谁辨娲皇手,培塿千山出此峰”的赞誉,后来又有清代诗人陈祖复“一峰秀出拱城西,曲迳勾连客欲迷”的称颂,等等。时至今日,湘山依然古木参天,“苍松繁碧,碧流萦绕”,峰峦叠嶂,林木蓊郁,古道幽深,已成为省级森林公园,是居民游客闲暇假日休闲避暑之胜地。

湘山有美丽的传说,相传此山原是洞庭湖龙太子的身躯所变。山上也是佛教圣地,寺庙香火旺盛,和高达数十之众。每到月圆之夜,寺内和尚便驾湘山顺河汉水而下,入沅水进湘江,到湘潭看戏,天亮之前又返回到此。久而久之,他们的行为被当地老百姓发现,担心这块风水宝地走失,即着人修造宝塔以镇之,山至此而安定。由于看戏之处是湘潭,所以后人便将此山取湘潭之“湘”以命名为湘山,塔亦名为湘山塔,而和尚主持的寺院亦称为湘山寺。这个美丽传说,寄托了山城百姓对湘山的美好愿望,因为,凡跟龙有联系的地方必是人杰地灵之处。

湘山之名起自何时,后人已无从知晓,但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吾登山,却是明确无疑的。县志记载,明嘉靖四年(1525)由知县易宗周更名,且在清代刘武枝的《游湘山赋》和段佐朝的《环鄱山赋》中皆有佐证,“易吾登山易名,今仍旧称名”“由是而西,月岭鱼地,吾登山塔”,只不过吾登山之名应当流传的时间不久,而湘山之名却传之后世,至今沿用。至于易知县为何要改湘山为吾登山,缘由已无从知晓。查阅史料,易宗周本为广西临桂人,在鄱县任知县有4年之久,在其任内主持修葺了鄱县建县312年的第一部《鄱县志》;重修了炎帝陵殿,将其易名为“圣容殿”,并于殿旁修建了“奉圣寺”;古城城墙也是在其任内竣工。由此可见,他还是做了些事的,因此,改湘山为“吾登山”自然是具有其道理的。

湘山亦是佛教圣地,也可以说湘山之声名于外应当源于山上的古寺古塔。湘山古塔,有资料表明其始建于宋代,初名“永怀塔”,后亦名文塔,位于西峰之巔,建筑系阁楼式空心结构,六角七级,铁葫芦顶,连基座至塔顶,共九层,高约15米左右。入口门楣刻有“湘山宝塔”四字,门联原为“文开一峰见,塔旁九宵明”,门两侧有“八仙过海”等浮雕。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邑绅罗汉章出资增建二层,由此知之,在此之前,塔高当为七层。1984年10月,古塔被株洲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县人民政府曾予重修,新嵌门联“月携塔影天而去,风载琴声鹿原来”。

湘山寺位于塔旁的左侧,县志记载,明朝万历丁巳年(1617)由罗一甲修建,并置田土供香火,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均有重修,道光年间罗汉章再次修葺。但据考证,则发现,其实修建的时间应该更早,即使不是宋代,也应该不至于晚至明代,因为早在元代就有时任常宁知州的牛良佐写过一首《湘山寺》的律诗,诗中有云“好事何年开佛寺,野僧寻隐得灵踪”。从诗中可以发现,作者也不清楚寺庙建于何时。寺庙的建造时间应当更早,如果跨朝代的话,应在宋代。

如今,古塔依旧,古寺已改建为观音殿,每逢初一十五虔诚的信徒从四面八方前来叩拜祭祀,香火很是旺盛,这可能跟观音娘娘显灵有关吧。

今日湘山,风景依旧,更增加了文化的厚重。西峰除了古塔古寺,又新建有五子庙,神农天子、钟馗才子、孟姜女子、铁头太子、罗浮孝子五位炎陵圣人奇人的塑像供奉其中,供人祭拜;中峰已成为红色文化的展示区,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接龙桥战斗旧址、名人园等一一数说着红色炎陵的辉煌;东峰的知青阁则把当年上山下乡青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永久铭记在炎陵人民心中。

湘山如画,值得细细品鉴,身为湘人,尤甚。

##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 仙庾镇 乡村新韵

田 颖

“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

李白的这句诗,是对仙庾镇的绝妙注脚。当你踏入这片曾长久沉睡的土地,连绵的青山以其变幻莫测的神韵徐徐展开,恰似冬日里的一抹秋色,每一处景致都耐人寻味……

### 耕食韵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无数次走进仙庾岭下的耕食书院,我仿佛总能听到古老的《击壤歌》在头顶上空悠悠回荡。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农耕文明如同坚实的基石,奠定了人们的生活根基,而仙庾镇,便是这基石上的点缀——遥想当年,先民们依循《周礼·地官·司徒》中“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春耕秋收,与天地和谐共处。

这里的人们勤劳质朴,汗水洒落在每一寸土地上。他们深知粮食来之不易,农人们的生产既重产量,更求品质口感。从古老的赣南文化起,一代代仙庾镇人用心呵护着土地,不断探索创新种植方式,从单一走向多样,始终坚守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传统。

“一岭围天青,群峰飞不起。蜿蜒化龙蛇,屈伸烟雾里。”清人刘泽世的诗句,生动展现了仙庾岭的独特风貌与神秘氛围。山上有神奇草药,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蕴含着无尽的奥秘。而坐落于此的耕食书院,则巧妙地嵌入了耕食文化的内容。它建筑结构精巧,布局独具匠心,依青山,傍绿水,与自然融为一体。院后的沙地,是孩子们的童话世界,充满着欢声笑语。麻石小径蜿蜒,两边竹色青青,可供休憩漫步。坐于此,感受着板粟落下的惊喜,品尝着龙爪在秋霜中送来的甜蜜,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周末得闲踏入这里,会体验到别样的宁静与祥和。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可放下疲惫的身心,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耕食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它让我们懂得珍惜土地,尊重自然,回归本真。

### 建筑韵

“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诗经》中的这句话,在仙庾镇的建筑上得以生动映照。

仙庾镇的古建筑多为明清风格,青瓦白墙,庄重典雅。飞檐翘角如飞鸟展翅,轻盈灵动,檐下雕花精美绝伦,花鸟鱼虫、人物故事栩栩如生,仿佛讲述着古老传说。最有名的要算文昌阁了。文昌阁,又名仙庾塔,这座八角七级楼阁式花岗岩石塔,始建于唐朝。站

在塔下,仰望那高耸的塔身,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耳边回荡。那回声中,有古人的智慧,有岁月的沧桑,有对未来的期许。

步入仙庾镇的古街,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的店铺古色古香。木质门窗虽历经岁月侵蚀,却依旧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这里,能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生活节奏,缓慢而有序,诗意丛生。仿佛能看到昔日的商人在此忙碌,行人在此漫步,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

仙庾镇的民居建筑,更是别具特色。多是合院式布局,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院子里,常常栽种着花草树木,给人以宁静与温馨之感。如李家大院,几代人同处一院,尊老爱幼,其乐融融。妙曼花园中,三角梅嵌入简约白色,如入诗境。

2024年,我深入基层,采访了十几位仙庾镇优秀的基层治理者,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到,这里的居民和谐如一家人,他们互帮互助,共同打造了美丽的地盘,共同经营美好的生活。《论语》中曾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仙庾镇的民居,正是这种“里仁为美”的生动体现。邻里之间,相互照应,和谐共处,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孝道韵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诗经·邶风·凯风》中的诗句,恰似仙庾镇孝文化的生动写照。

古稀之年的老莱子,身着五彩斑斓的彩衣,俏皮地扮作孩童模样,手中的浪花鼓欢快地摇动着,时而欢舞摇曳,时而故作跌倒啼哭,只为能让双亲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戏娱娱亲”的典故,而这位老莱子墓在株洲的“菜子捐碑”,就收藏于仙庾岭上的仙庾庙中,这是仙庾岭孝文化的源头所在。

还有后生阿良的故事,亦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久久流传。自幼父母双亡的阿良被善良老妇人收养,心怀感恩,极其孝顺。仙庾岭遭旱灾时,阿良每日上山砍柴换粮,自己忍饥挨饿却把最好食物留给老妇人。一次砍柴摔落悬崖后,得仙人赐予神奇种子,果实美味且有延年益寿功效。阿良将果实分给村里的老人与孩子,自此,仙庾岭百姓更加注重孝道,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得以深厚传承。

在仙庾镇的村寨中,晚辈悉心照料长辈起居饮食。每逢节日或寿辰,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温馨如画。孝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熠熠生辉,村里常举办关爱老人活动,邻里相互敬重、互帮互助,格外照顾

老人。学校亦积极传承孝文化,课堂上,老师讲述古代孝子故事,学子们以作文、绘画表达对孝的理解感悟。“夫孝,德之本也”成为学子们的行为准则,引领他们在成长道路上铭记孝的重要性。

在传统节日里,仙庾岭的孝文化更加浓郁。重阳节,众人纷纷登高远眺、插茱萸、赏菊花,向长辈致以最诚挚的礼赞和祝福。春节之际,晚辈们恭敬地拜年,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那温暖的场景,让人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和孝文化的魅力。

对于生活在仙庾镇的人来说,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它提醒着我们珍惜亲情,感恩生命的赐予,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忘回归家庭,关爱长辈。

### 民俗韵

仙庾镇的传统民俗丰富多彩,每逢佳节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元宵节的灯谜、端午节的赛龙舟、中秋节的团圆夜,无不彰显着仙庾的文化魅力。

元宵节时,花灯如繁星,孩子们猜灯谜,嬉戏玩耍,老人们则静静思索谜底,构成一幅温馨生动的画面。端午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展现人们团结拼搏的精神。中秋之夜,明月高挂,一家人围坐品月饼,讲故事,享天伦之乐,传递着团圆与思念。

威风凛凛的舞狮,花鼓戏悠扬婉转,成为仙庾镇民俗文化的象征。看,威风凛凛的舞狮们身着鲜艳的服装,有力地挥舞着鼓槌,那震撼人心的鼓点仿佛在诉说着仙庾镇曾经辉煌的辉煌;看,花鼓戏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生动地演绎着生活的故事,精彩的表现仿佛带着人们穿越时空,真切感受先辈们的生活情感。这既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传承。

仙庾美食则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油焖鱼、糯米鸡、酸萝卜等美食,不仅满足味蕾,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在传统佳节或重要场合,人们总会制作这些美食,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一道菜,就如一根细长的情感纽带,牵系千家万户,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大家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

仙庾镇的四韵交融,韵味相叠,犹如一部诗经,引经据典,点滴相应。它们共同构成了仙庾镇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让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文化的魅力和生活的美好。

而我们,正在这种叠韵中耕耘……

# 冯翁耿耿老墨虎

## ——元代散曲名家冯子振书法艺术初探

钟志刚

“冯翁耿耿老墨虎”“一世之雄哉”,是时人对元代散曲名家冯子振诗文与书法的高度评价。

冯子振(1253—1348),字海粟,号渊洲客、怪道人,湖南攸州(今攸县)人。元大德二年(1298),他进士及第,先被召为集贤院学士、侍制,之后继任承事郎,连任保宁(今四川境内)、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

冯子振工诗文,以散曲的成就为最高,《中国文学史》将其列为元代八大散曲名家之一。同时,他的书法成就也不可小觑,只是其墨迹大多流落海外,致使在国内存世稀少,所以文献上鲜有记载。“冯子振”的百科词条下没有相关记录,《冯氏家谱》以及《湖南省志·人物志》也未对其书法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以及国内的黄山书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居庸赋》《行书赠朱君壁诗并序》等墨迹本,让世人得以领略冯子振的书法风采,学习、研究之风随之兴起。

冯子振的存世墨迹大致可归为三类。其一为书画题跋。1287年,冯子振召入京,与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一同供职于翰林学士院,深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还常应大长公主之邀,在诸多名家字画上题跋。经冯子振题跋,落款标注“奉皇太后大长公主命”的现存书画作品,包括宋高宗的《金书题蔡花纸扇》、宋徽宗的《御河鸂鶒图》、黄山谷的《松风阁诗》、郭恕先的《升龙图》以及钱舜举的《硕鼠图》等。

其二是题赠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书赠朱君壁诗并序》(又名《虹月楼记卷》)便属此类。该卷创作于元泰定四年,是冯子振晚年自书七绝三首赠予其忘年交朱君壁的作品,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可观的冯氏书法佳作。

其三是自作诗作。冯子振六十二岁时,将人生经历中所感所悟,同唐虞关的雄伟气象巧妙融合,创作出近五千字的《居庸赋》。此作全篇雄浑大气、视野宏阔,笔力刚健酣畅,行文跌宕起伏,文采与书法并茂,被后世誉为“天下雄文”。这件作品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截至目前所发现的冯氏书法当中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件。

元代书法呈现出两大流派。彼时,赵孟頫、鲜于枢等人高举复古大旗,他们认为宋代书家破坏了“晋唐笔法”,风格流于狂野,因而倡导重新回归晋唐时期的雍容典雅风格。另一流派则沿着“宋人尚意”的书风脉络继续发展,继承了苏、黄、米、蔡“宋四家”所开创的风格流派(当然,其源头仍是晋唐),冯子振无疑是这一流派的集大成者。

冯子振擅行长书,其书法特色鲜明,笔画干净利落、瘦硬挺拔,结构欹侧变化、跌宕多姿,字势沉着痛快、爽劲豪健,能给予观者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快感。他写字速度极快,类似米芾的“刷字”风格。据文献记载,“(冯)为文当酒酣耳热,命侍者二三人润笔以待,据案疾书,随纸多少,顷刻辄尽”,而作品完成之后,无溢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就拿《居庸赋》墨迹本来说,洋洋洒洒五千言,从头至尾,笔笔精到,无一丝毫懈怠之态。

在宋代社会上上下下皆慕王(羲之)拟赵(孟頫)的风气之下,冯子振这极具个性的书风究竟从何而来呢?首先,冯子振的书风与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可谓一脉相承。从字形角度审视,冯子振曾取法“二王”行书,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以及王献之的《新妇地黄汤帖》《节过岁终帖》《东山帖》等存存风格相似之处。其结体精巧灵巧,用笔纤细劲挺、疾速畅达,讲究点画之间的承启映带。从章法布局上来看,字与字之间极少运用连笔,换言之,他极为强调单字的形态结构,以及点画的精妙、节奏韵律感,因此作品整体上趋于平稳均匀,鲜见大幅度的起伏与空间变化。

其次,冯子振行书气势豪迈矫健,书写时痛快沉着,沿袭了宋代“尚意书风”,融合了黄庭坚、米芾、蔡京等人的书法特征。他的《赠朱君壁诗并序》借鉴了黄庭坚那种长枪大戟般的结构,呈现放纵、开张之势;而《题展子游春图》《居庸赋》则明显吸纳了宋代米芾、蔡京等人的用笔特征。

冯子振的书法在元明时期便已享有极高声誉,只是因其诗文与散曲的名气过于响亮,反倒掩盖了他在书法领域的盛名。

元代著名儒学大家、“吴中先生”代表郑元祐,曾在墨迹本《居庸赋》后题写长诗,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冯翁耿耿老墨虎,嗜风词林骥飞。熊黑象犀在不数,血人牙牙齿齧。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也在给《居庸赋》题跋时赞叹道:“海粟冯公以博学英词名于时,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发,一挥万余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

倘若将冯子振的书法同元代书坛领袖人物赵孟頫作横向对比,便能发现二者风格差异:赵字风格平淡,冯字则多呈欹侧之态;赵字蕴含灵秀韵味,冯字却神骏且秀逸,虽说同样具备“秀”的神采,然而品格各有千秋。从纵向维度审视,冯子振的书法传承宋人“尚意书风”,远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还开创后世文征明一派书风之先声。

时至今日,海内外人士对冯子振的书法有了全新认知,众多研究者认为,就其书法成就而言,足以跻身元代书家的前列方阵,纷纷将其存世墨迹视作文化艺术瑰宝。